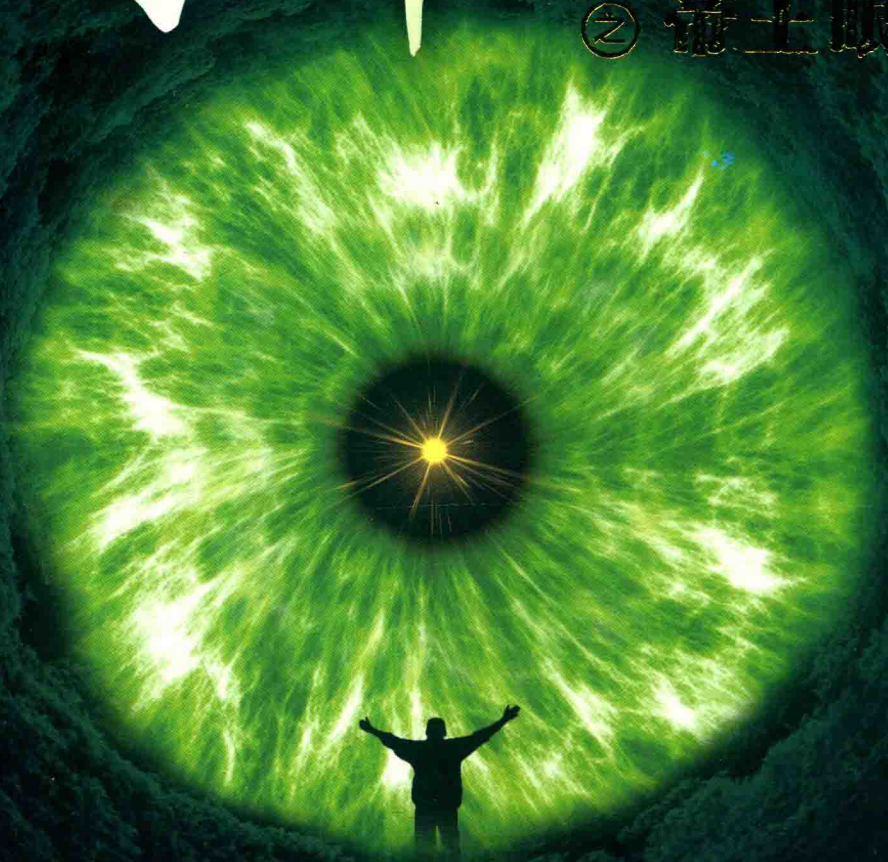


局中人

闫志洋 著

之 帝王眼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局中人



局中人

之 帝王眼

闫志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局中人之帝王眼/闫志洋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550-1436-2

I. ①局… II. ①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0777 号

局中人之帝王眼

闫志洋 著

责任编辑 蓝铃松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436-2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传 奇	1
第二章	半吊钱	14
第三章	唐古拉山猎人	24
第四章	雪狼王	36
第五章	野 人	47
第六章	再见，唐古拉山	62
第七章	一个怪人	71
第八章	英雄救美？	82
第九章	圈 套	105
第十章	坏老头	118
第十一章	安氏灭门案	132
第十二章	空手套恶狼	152
第十三章	扬州五月	163
第十四章	暗流涌动	176
第十五章	危机重重	185
第十六章	开业庆典	194
第十七章	帝王眼	212
第十八章	石破惊天	226
	后 记	244

第一章 传奇

三十五年前的瑞丽，刚入春，天上就飘起了小雨，料峭的倒春寒，加上南方特有的阴冷似乎可以刺穿衣服和皮肉直侵骨髓，冻得人瑟瑟发抖。这么冷的天气在云南还真是十年九不遇。

按理说，这种天儿谁也不愿意出门，可此刻珠宝一条街却热闹非凡，很多人早早地就在瑞福珠宝门口，抱着胳膊跺着脚，等待着门店开门。

连带着珠宝店旁边的小吃店也是人满为患，这可乐坏了店主刘国庆。他一面忙活着招呼各色客人，一面随口在熟客的桌面上搭讪几句。

“老刘，生意不赖啊！”一个熟客接过满满一碗云吞吹了吹上面的热气对刘国庆说道。

“还行，还行，要是天天这样才好呢！”刘国庆的脸上笑开了花。

“嘿嘿，那你可得多烧几炷高香，求着老天爷给咱珠宝街多弄几个像苏文正那样敢买那种毛料的憨货！”熟客笑着说道，周围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孙爷，您是赌石的行家，听说您也见过那块毛料，您觉得怎么样？”老板一脸虔诚地说道。

熟客姓孙，在瑞丽珠宝街开了十几年的珠宝店，也算是小有名气。他喝了口汤面，瞥了一眼周围好奇的人，心里明镜儿似的，这些人和他一样都是到瑞福珠宝来凑热闹的。周遭的人伸长了脖子等着孙爷发话。他很享受这种

被所有人关注的感觉，身体略微正了正，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喉咙说道：“我应该是咱珠宝街第一个见到那块毛料的人了吧，那块毛料乍一看还真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可一上手感觉就不对味儿了！”

“咋个不对法？”刘老板好奇地问道。

“这其中的玄机可就大了去了！”孙爷狡黠地望着周围好奇的人们说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懂不懂？”

“您的意思是说里面没货？”刘老板一脸惊讶地说道。

孙爷讳莫如深地点了点头，嘬着嘴贴着碗边喝了一口热腾腾的面汤，顿了顿说道：“赌石这玩意儿谁说得准啊？不过我告诉你，咱们这条街看过那块石头的行家可是不少，为什么谁都不要呢？”

“嗯，是啊，我也听说了，好像咱们这条街每家都看过那块毛料了，可看了的人都直摇头！”坐在临近位子上的男人搭茬道。

“哎呦呵，那这苏文正岂不是要亏死了？”刘老板惋惜地说道，“听说那块石头他砸进去十几万啊，这十几万干点儿什么不好？可惜，太可惜了！”

“这还用说？如果有真东西怎么会落到那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外乡人的手里啊！”孙爷自鸣得意地着说道，“就咱珠宝街那几位大佬就已经内部消化了！”

“哎，话说回来了，这个苏文正究竟是个什么来历啊？”刘老板放下手上的活计好奇地问道。

“听说苏文正是北京来的，祖上也是倒腾珠宝的，在北京好像还多少有点儿背景，后来好像是得罪了人，半年前带着媳妇儿跑到了瑞丽！”这时一个刚进门的中年男人迈着四方步边走边说道。

“哎呦，钱老板，您今天也来凑凑热闹？”孙爷赶紧起身说道。

中年男人微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翡翠戒指，戒指面上绿油油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油腻的光，一看就知道成色了得，价格不菲。

旁边的人都认识他，这位也是珠宝街赫赫有名的一号，姓钱，最擅长赌石，在珠宝街有几家店铺，在这条街数得上名号的，比孙爷不知高出几个档

次。他瞥了一眼孙爷，孙爷赶紧让出了座位。

钱老板笑了笑，倒也不客气径直坐在孙爷的座位上，伸出两根手指把眼前的面向旁边推了推。

“看来还真是有点儿来头啊！不然也不会花那么大的价钱买这块石头了！”刘老板小心赔笑着对钱老板说道。

“呵呵，再有来头，到了咱们这地盘也得趴着卧着，有咱们钱老板在，那些外地人哪个敢造次！”孙爷站在钱老板旁边讪笑着说道。

钱老板摆了摆手，似笑非笑地说道：“别那么说，咱们都是混口饭吃！”

“钱老板您应该也看过那块毛料吧？”刘国庆赔笑着问道，“里面真的没货吗？”

钱老板淡淡地笑了笑，瞥了一眼刘国庆说道：“谁说里面没货的？”

刘国庆顺势瞥了一眼站在钱老板后面的孙爷。钱老板顺着刘国庆的目光看了一眼孙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赌石最重要的是一个‘赌’字，神仙难断寸玉的道理难道不懂吗？”

这时楼上雅间的门忽然被推开了，一个看上去六七十岁的老头，穿着一身唐装从里面走出来。他向楼下扫了一眼，最后目光落在钱老板身上，轻轻咳嗽一声说道：“钱老板，你上来一下！”

这老人的声音不轻不重，既到好处，不给人压迫感，又让人有所敬畏，使嘈杂的众人立刻消停了下来。钱老板抬起头，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拱手道：“黄爷，您也来了？”

黄爷微笑着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屋子。钱老板赶紧起身离席，蹬蹬蹬快步上楼，进入雅间立刻关上了房门。

在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楼下又恢复了之前的嘈杂。

“嘿，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惊动了黄爷！”旁人窃窃私语道。

“黄爷可是咱们珠宝街的头把交椅啊，听说四五年前就金盆洗手不再出山了，这次连他老人家都来了，看来今天是真的有好戏看了！”人们小声地揣测道。

“我看啊，那块毛料究竟能解涨还是解垮也不一定了！”几个人低声说道。

此时孙爷皱着眉，望着那紧闭的房门，右手无名指不停地敲着左手的手背，心下狐疑，明明那块毛料里面没有东西，这个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为什么钱老板要这样说？难道自己打眼了？不可能，他不可能打眼，对那块毛料他有十足的信心，因为从他看见那块毛料的第一眼就可以断定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上午十点整，天空依旧阴云密布，霏霏阴雨毫无停歇的意思。这时瑞福珠宝的门口响起了雷鸣般的爆竹声，声音响彻整个珠宝街。所有人都知道，瑞福珠宝马上就要开门了，很快他们的猜测就能见分晓了，那个不知道从哪里钻进珠宝街的苏文正究竟是血本无归，还是满载而归，那块被所有行家都不看好的毛料究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是内中满绿，这一切的悬念马上就要有结果了。

小店里的人立刻蜂拥而出，他们为了凑这次热闹已经等了足足三个月。

三个月前，一个黧黑矮瘦的中年缅甸人带着一块半吨重的毛料打破了珠宝街的宁静。这块毛料外面包裹着厚厚的一层黑色包衣，很像是缅甸的老坑毛料，圈内俗称恐龙蛋。不过这块毛料的分量实在是太大，而且莽皮粗糙，谁也拿不准。

那个皮肤黧黑的中年缅甸人操着一口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讲述了一个关于这块毛料的离奇故事。他说这块毛料是其父在一处老坑中发现的，当时这块毛料周围盘踞着一条青花巨蟒，后来其父险些丧命才得到这块毛料。故事虽然离奇生动，但是他忘了听故事的对象是珠宝街的这些老油条，这种故事他们少说也听了几百遍，而且每个人肚子里也有那么两段离奇的故事，为的是增加毛料的可信度。这些人自然不会为一个故事所动，他们最关心的是价钱。

当然能编造这些故事加上这块毛料的分量，自然也是价格不菲。所以珠宝街中每个看过这块毛料的人都是一笑置之，短短半个月时间，关于这块毛

料的传闻就在珠宝街乃至整个瑞丽的珠宝行业传了个遍。谁都想看看这块巨型恐龙蛋里究竟藏着什么宝贝玩意儿，可是谁都不敢轻易出手，就算是珠宝街的第一把交椅黄爷也是看着这块毛料直嘬牙花子。

可就在所有人都作壁上观的时候，一个消息忽然惊动了整个瑞丽珠宝街——那块毛料已经找到了买家。这买家不是别人，正是半年前才来到瑞丽珠宝街开了一家小小的珠宝行且籍籍无名的外乡人苏文正。

苏文正长得白净，略微有些瘦，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脸上永远挂着一副让人猜不透的微笑，温和而儒雅。他买下这块毛料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天工夫就传遍了整个瑞丽。很多好奇的人来到苏文正的珠宝行，想一睹这个买下这么一块顽石的冤大头究竟长什么样。

苏文正倒也不在意，从那之后来他店里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这还不止，苏文正放出话，三月三日要当着所有瑞丽珠宝街的行家们解石。这件事可是非同小可，倘若那块毛料就是块顽石，倒也罢了。可万一解涨了，那就是赤裸裸地给珠宝街的那些行家们扇了一个响亮的大嘴巴。

所谓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苏文正偏偏不走寻常路，他偏要剑走偏锋，赌上身家性命，求个一鸣惊人。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至少了几分商人气的中年男人，搞了一件让珠宝街行家大佬们战战兢兢的大事。

鞭炮齐鸣，空气里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就像是这表面平静，实际暗流涌动、硝烟四起的珠宝街一般。淫雨霏霏，这十年九不遇的天气，注定这必将是不平凡的一天，在那块顽石被解开的时候，也就是珠宝街翻天覆地的时候。

整个瑞福珠宝行人头攒动，珠宝街的行家，凑热闹的人群，全部聚集在院子里面。院子中间停放着一个巨大的“发财机”，那块半吨重的“顽石”身披一块红布，安放在发财机前面。

苏文正整理了一下领子，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男人，今天要做一件大事，他对这件事十拿九稳。他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轻轻敛起嘴角，形成一个弧度，这个弧度的微笑迷人而让人难以捉摸。

他深吸了一口气，缓步走到门口，在门口停顿了几秒调整了一下呼吸，轻轻地推开了门。一瞬间他成了所有人的焦点，他心里在笑，没错，这就是他所要达到的效果。万事俱备，现在只要解开那块石头，整个珠宝街，乃至整个瑞丽的珠宝行业就都会知道他，一个“敢教日月换新天”、一个改变整个珠宝街格局的男人。

可是现在他依旧要保持微笑，那种让人永远也捉摸不透的微笑，并向每一个人低头问候。他瞥见了掌控着这条珠宝街的老板和遗老们。

他走到那块“顽石”前面的桌子前，旁人递过三炷高香。苏文正接过高香，恭恭敬敬地擎过头顶，正对着对面山上的那座龛言寺深鞠了三躬，默念道：“求菩萨保佑，解既满绿！”

说罢，他将那三炷高香插进香炉，转身对身边的工人说道：“开始吧！”

工人闻言立刻发动了发财机，机器的轰鸣声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那块顽石被工人推着一寸一寸地接近发财机高速旋转的齿轮。当顽石的一角触碰到齿轮的瞬间，发出刺耳的“吱吱”声，苏文正和黄爷的手心都捏了一把汗。

几秒钟之后，一块拳头大的毛料从恐龙蛋上掉落下来，掉在了机器下面的泥浆里。苏文正深吸了一口气，向旁边的工人点了点头。那个工人立刻关闭了发财机，快步跑到发财机前面，用水清理了切面上的泥渍，掏出一把手电皱着眉盯着看了半晌。

在场的人大气都不敢喘，几百人的场地，此刻静得落下一根针都听得见。工人看完顽石的剖面，又捡起刚刚脱落的那块拳头大的毛料，用水清洗干净，眉头紧锁地凝视半天，可能因为时间过长，人群有些骚动。苏文正瞥了一眼双手捧着毛料的工人，只见工人一脸愁容地望着苏文正，微微摇了摇头。

“垮了？”挤在前面的看客看得清楚，小声嘟囔道，“完了，这次亏大了！”

他的声音虽小，却立刻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这个消息很快在人群中

扩散开来。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东西就是金玉其外！”孙爷对自己的判断十分得意。

周围的人立刻对孙爷跷起了大拇指，啧啧称赞道：“孙爷这眼光绝对错不了，这回苏文正算是完蛋了！”

“哈哈，看来这小子这次势必要滚出珠宝街了！”钱老板靠在后面的柱子上，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可他身后的黄爷的脸上却丝毫没有半点轻松，他和眼前这群凡夫俗子不一样，自从他在珠宝街见到苏文正的那一刻开始，他就隐隐地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那个脸上永远挂着微笑的年轻人，有着与年龄完全不相符的城府和魄力。

其实在所有人中，最早接触苏文正的人就是黄爷。那应该是在三年前，黄爷刚刚金盆洗手不久，这个年轻人就登门拜访。黄爷是什么眼睛，那裹着厚厚莽皮的赌石都不曾打过眼，看人更是精准，这个坐在他面前谈笑风生的年轻人，眼神中流露出一种让他感觉危机的东西。

他们聊的话题主要围绕着珠宝街的翡翠市场，苏文正彬彬有礼，让黄爷放松了一些警惕。当时黄爷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也是苏文正甘冒这么大风险的原因。

“珠宝街的顶梁柱是什么？是翡翠。翡翠从哪里来？就是那些黑黢黢的赌石毛料，所以谁能掌握赌石市场，谁就掌握着翡翠市场，那么自然他也就掌握了整个瑞丽珠宝街！”这是黄爷穷尽一生得到的真谛，就这么被年轻人三言两语地套走了。

这句话一出口，黄爷悔恨了大半年。可半年过去了，再没见过年轻人回来，虽然这件事不了了之了，却成为他心里的一根隐隐作痛的刺。他总有种感觉，这个年轻人会回来的，而且他回来一定会做出一些翻天覆地的事情。

所谓男人不可一日无权，虽然黄爷表面上退出了珠宝街，可实际上他的店面还是遍布整条珠宝街，他现在只不过退身幕后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后来那个年轻人又回来了，还带着礼物拜访了黄爷。从那一刻开始，黄爷就未曾睡过一个好觉，直觉告诉他，那个潜伏了三年之久的危机马上就要来临了，所以他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希望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之后的几天时间，黄爷暗中召集了珠宝街数得上名号的店主在家中开会，那些人都以黄爷马首是瞻。他们很快制定出了一个攻守同盟，那就是截断苏文正所有的供货来源，一块好石头也不要落入苏文正的手中，活活将苏文正耗死，让他自己滚出珠宝街。

货不好，自然门庭冷落，苏文正开的这家瑞福珠宝行成了整条珠宝街最冷清的一家珠宝店。可是苏文正依然每周都去黄爷家里拜会，喝茶，下棋。黄爷联合珠宝街大佬想要整垮他，是个人都知道，更何况精明的苏文正呢？但是他要忍耐，他必须忍耐，就像蛰伏过冬的毒蛇一样，在等待着一个时机，一旦这个时机出现，就必须一击致命，让对手没有还手的余地。

苏文正越是对黄爷毕恭毕敬，黄爷越是生气；他表现得城府越深，胸怀越大，黄爷越觉得危机四伏。黄爷知道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自己不管是精力还是体力都耗不过眼前这个正值中年的年轻人，所以他也在寻找着机会，等待着那个可以一劳永逸的机会。

而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机出现了。眼前那个会编故事的缅甸人和那块莽皮粗糙的恐龙蛋就是他的机会。黄爷是学徒出身，从小便混在珠宝街，什么样的毛料都见过，什么样的人在眼前一眼就能看得透。眼前这个操着变了味儿的普通话的缅甸人和他那块半吨重的毛料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假货。

所有赌石的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对那种造假的赌石保持绝对的零容忍。可是这一次，黄爷决定利用一下这个缅甸人，除掉眼前这个胸有鸿鹄之志的年轻人，至少让他离开珠宝街。

所以黄爷在看到那块巨型毛料之后，立刻找来了珠宝街的那些追随者们，让他们放出两种风声：其一，这块毛料是真货，只是成色不佳；其二，自己对这块毛料很感兴趣却也拿捏不准。

黄爷把这两种风声放出去之后，便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泡上一壶普洱，静静地等待。他在等待着一个人，他坚信有时候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的对手，他等的对手就是那个刚刚进入珠宝街的苏文正。他坚信苏文正一定会来，这个年轻人太希望成功了，而这块毛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旦解涨，那么整个珠宝街的格局都会发生改变，这正是苏文正梦寐以求的。

果然苏文正来了，正中黄爷的下怀。黄爷将早已经泡好的普洱给苏文正倒了一杯。不过，这一次苏文正一反常态，失去了之前的沉稳，他有些焦急地向黄爷请教那块毛料要不要入手。

黄爷嘬了一口茶，似漫不经心地抬起头瞥了一眼神色焦急的苏文正，心中暗自开心，或许是自己太高估了眼前这个年轻人，也或许是他毕竟太年轻，城府始终不够深。他长出一口气说道：“莽皮虽然糙了一点，但是纹路很清楚，赌石这行业就是这样，高风险高回报，可惜我老了，经不起这么大的风浪，总之我不会入手！”

苏文正怔住了，他摩挲着眼前的茶杯，良久低声说道：“解涨的机会有多大？”

“很小！”黄爷干净利索地回答道。

苏文正没有说话，他站起身望着面前的花园，说道：“老爷子，我想博一博！”

“我劝你还是不要，你还年轻，以后的机会很多，小心驶得万年船！”黄爷惺惺作态地劝说着。

苏文正扭过头，说道：“谢谢您的忠告！”

“呵呵，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黄爷又喝了一大口茶，味道醇厚甘甜，沁人心脾。

“那我告辞了！”苏文正说完转身离去。黄爷看着苏文正的背影，有些惋惜地深吸了一口气，微微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道：“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啊！”说完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京剧小调，双手背在身后逗弄着笼子里的金丝鹦鹉，只见那鹦鹉不停地说道：“年轻人，年轻人……”

黄爷会心一笑。

几天之后，苏文正高价买入了那块毛料。

这就是黄爷的计谋，他早已经看透了苏文正，正所谓劝将不如激将，他一眼就看出来苏文正的脾气，你越是不让他做什么，他越是要做。所以越是劝他不要去碰那块毛料，他越是会买下来。

可那之后的事情就有点儿出乎黄爷的意料了，买入那块毛料之后，原本火急火燎的苏文正忽然安静了下来，他并未急于解开，而是将日期定在了三个月之后。因为那块惊动了整个珠宝街的毛料，瑞福珠宝行的生意开始有了起色，很多人好奇究竟是谁能买下了那么一大块毛料，很多货商也见苏文正实力雄厚，开始给他供货。

珠宝街的大佬们有些坐不住了，可是黄爷却“稳坐钓鱼台”，他知道眼前那些都是小打小闹，苏文正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一旦那块石头解开，苏文正将要面临的必定是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所以黄爷很有耐心，甚至几次三番地到苏文正的店里登门拜访。他每一次看见苏文正，心里都有说不尽的惋惜，这年轻人的城府实在是不浅，如果能够为我所用必定如虎添翼。可反过来，他又有点儿后怕，如果这年轻人早生了几十年的话，恐怕谁在这珠宝街的第一把交椅还说不准。

苏文正倒是没有任何变化，脸上始终挂着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对黄爷和那些好奇的人们毕恭毕敬。他需要时间，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所以他要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一切就会翻天覆地的了。

黄爷轻轻摩挲着拇指上翠莹莹的翡翠扳指，眼睛始终盯着苏文正。刚刚解开的石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早在黄爷的意料之中，他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既生瑜何生亮啊，商场如战场，你也不要怪我！”

苏文正的脸上始终波澜不惊，他伸手接过那块切下来的毛料，定睛看了片刻，又抬起头在人群中环视了一圈，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人。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黄爷身上，两个人四目相对，黄爷叹了口气对苏文正轻轻摇了摇头。可出乎意料的是苏文正却自信满满地笑了笑。这种笑容让黄爷心头猛然

一阵颤动，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好像哪里有些不对，难道苏文正真的那么傻，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还坚信那块毛料里有货吗？难道这个时候苏文正不是应该失魂落魄地向自己求助吗？可是这一切并未出现在苏文正的脸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心虚的自信。

黄爷连忙将目光移向那块巨型毛料，这块毛料在苏文正的仓库里静静地躺了三个月，此时看见它似乎有些不同，纹理更加清楚，莽皮似乎也要细腻得多。一个危险的念头从黄爷的脑海中闪过，他感觉一块巨石压在了胸口。

这时苏文正早已经将目光移开。

周遭的人也开始骚动了起来，他们有些失望地起着哄，正如之前所有珠宝街行家大佬们预测的那样，这块毛料只是一块巨大的顽石而已，仅此而已。

这时候，苏文正朗声说道：“解另一面！”

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苏文正从口袋中掏出一支笔，在毛料上画了一个记号，指挥着手下的工人将毛料缓缓送入发财机。他的目光始终未离开那块毛料。

发财机轰鸣作响，周围的人圆瞪着眼睛。孙爷抱着肩膀，脸上早已经乐开了花，他和很多黄爷的拥趸一样，在等着看苏文正如何收场，如何狼狈不堪地滚出珠宝街。

金石相交，发出刺耳的“吱吱”声，这声音就像有勾魂摄魄的功能一般，一次次刺激着黄爷的耳膜，让他心跳加速。随着声音一点点变得沉闷，黄爷的脸色开始由黄变白，他玩了一辈子赌石，这赌石也讲究“望闻问切”，对于那些真正的行家里手来说，光听解石时发财机的声音就能辨别里面究竟有没有翡翠。

黄爷心里很清楚，这声音代表着已经切到了翡翠。他忽然有种被愚弄的感觉，那块毛料明明就是假的，怎么可能解出翡翠呢？

“黄爷您怎么了？”钱老板站在黄爷身边，见黄爷脸色骤变，一只手紧紧

抓着胸口，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一点点滴落下来，不禁关切地问道。

黄爷没有说话，咬着牙，目光炯炯地盯着不远处的发财机。苏文正缓缓扭过头瞥了一眼脸色苍白的黄爷，微微地摇了摇头，暗自说道：“如果我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人留下的话，那么那个人注定不是你！”

苏文正伸手指了指二楼的窗户，黄爷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二楼的窗子敞开着，一个黑瘦的中年缅甸人站在窗口，在与黄爷四目相对的时候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

黄爷感觉心跳加速，喉头微微一甜，一口血从胸口涌到嘴里，他强忍着这口血。

这时候发财机已经将另外一面切开了一个剖面，虽然未经过清理，但是已经可以看见那翠莹莹的深深的绿，那种绿就像是有某种魔力一样，瞬间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人群在发财机关闭的瞬间停顿了几秒钟，紧接着有人高声喊道：“满绿，解涨！”

这么一块巨大的满绿实在是几十年难得一见，他们像是被注入了兴奋剂一般，激动得身体都在不停地颤抖着。现在就算是那块切下来的毛料上的翡翠的水头和成色都已经足以抵得上苏文正花的那十几万了。

苏文正的表情依旧很平静，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到黄爷身边，握住黄爷的手，依旧毕恭毕敬地说道：“黄老爷子，看来这次是我博对了！”

黄爷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摇了摇头，在钱老板的搀扶下离开了院子。苏文正看着眼前那群被翡翠冲得头脑兴奋的人们，深吸了一口气，几个月的忍耐，他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是的，这就是他一直在等的机会，黄爷对苏文正的判断对了一半，错了一半。

没错，苏文正确实野心勃勃，城府极深。可是黄爷不知道苏文正的城府远比他看上去的要深得多。